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大房子

李汉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大房子

李汉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房子 / 李汉平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1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李汉平卷)

ISBN 978-7-5034-7004-2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9289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1.75 字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我写故我在(代序)

十五岁那年,我写了一篇作文《长长的跑道》,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火炬”的征文比赛,得了一等奖。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跑上文学创作的长长的跑道,一跑就是几十年。多少痛苦,多少欢乐,多少荆棘,多少坎坷,多少心血,多少眼泪,多少迷茫,多少犹疑。有过成功的辉煌,有过惨淡经营的落寞,也有时候感到疲惫,想过放弃,可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我常常背诵一句诗:“痛苦磨折了我的傲气,我要完成那大业!”

于是我在文学之路上奋然前行,无怨无悔,始终不渝。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真的,要想从事文学创作,首先得当个愚人。这些年,文学从聚光灯下寥落到灯火阑珊处,多少人弃文学而去。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写吗?还写吗?”

当然,还要继续写下去。我追求的不是文学带给我的光环,而是文学本身。光环可以逝去,可文学永远在那里。时间可以过去,可作品永远在那里。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李汉平说:“我写故我在。”

文学是我永恒的情人。小说是情人深邃的眼眸。

作品是我心灵的孩子。小说是我孩子里的“心尖子”。

写小说是我的心灵生活,是我的白日梦。我在梦里腾越、飞翔,一次次触摸灵魂。灵魂是有温度的。灵魂在高处。

我在自己创造的王国里痛苦、欢乐。塑造不一样的人物,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于是,心灵的疆界变得很广阔。

西方人爱“再现”,中国人爱“表现”;西方人爱写实,中国人爱写意。我想在再现与表现之间、写实与写意之间寻找一条路,构建我的小说世界。欣幸,我此生能遇见文学,遇见小说。于是我不寂寞,不孤独,坦然欣然走我前面的路。为此,我感恩,我幸福。

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梦·泪·梦》,发行二十多万册。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那时候的人实诚啊。我回信都回不过来,后来是父母弟弟们齐上阵。

那时我才知道,文学是如此美丽。文学是心灵和友谊之桥。

有一次我到呼兰参加一个笔会。一个叫王金凤的女青年走十几里的路,风尘仆仆地赶来,一定要见我。她拿出三个厚厚的日记本,上面竟是她手抄的《梦·泪·梦》的全部!

抚摸着她那磨出茧子的手指,我哭了:“为什么要这样儿?”

她说:“我们那地场儿偏僻,买不到这部书。我是借来的。人家催得紧,我舍不得还,在还之前点灯熬油,一字不落地抄了一遍。这样我就真正拥有这部书了。”

我再一次泪水潸然!

时间过得可真快,转眼就是几十年!

我在大半生的岁月里,出版了二十几部书。

我从诗歌起步,后来写散文、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文学创作的十八般武艺我都试遍。这其中我最钟爱的还是长篇小说。

去年九月,我在美国旅行。在纽约,我参观了纽约曼哈顿图书馆。和图书管理员简单聊几句,没想到竟聊出个“重大发现”。

我说,我是一个中国的旅行者,第一次到纽约来。我的同伴们都去看华尔街牛了,我孤身一人来参观图书馆。

他笑了,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作家。

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如实相告。

他在电脑里检索了一下,说:“我们的图书馆里有你的作品。”

“什么作品?”

“《大房子》。”

“真的?”

“真的。”

我很惊讶,很惊喜。它是怎样漂洋过海来到纽约的呀?

今年六月,在北京,我见到了《大房子》的责任编辑马合省,把这件事说给他听。

我说:“《大房子》这孩子挺出息,到美国留学去了。”

合省是个幽默人儿,他说:“哪是留学?已经入住纽约,是拿到绿卡了呀。”

我们相视,爽然而笑。

为了《大房子》的出版,我感谢合省。

为了《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李汉平卷》的出版,我感谢合省。

文学不是百米冲刺。文学是马拉松。

我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要坚持着跑向终点。

文学创作带给我的欢愉是如此的刻骨铭心,无法替代。今天,我带着我的作品走来。它们够不上集团军,也算是个小分队吧。

但我愿亲爱的读者能喜欢。但愿惊喜后面又有新的惊喜,奇迹后面又有新的奇迹!

李汉平

2015年11月

目 录

我写故我在(代序)	1
1. 从无路的时候开始	1
2. 小苗在石缝里挣扎	11
3. 施比受有福	18
4. 幸福是一种自我感觉	29
5. 在自己的废墟上	36
6. 那个刻骨铭心的雨夜	45
7. 两个男人和一顿酒	49
8. 往事,泪血交织	54
9. 那一天,是她的节日	61
10. 灵魂在高处	67
11. 这个肮脏的世界	74
12. 一个男人的永恒的心事	80
13. 在沉默中爆发	88
14. 五粮液、醒酒露、点滴瓶	95
15. 有钱人的快乐与悲哀	101
16. “苹果树”与“丁香树”	109

17. 七朵红玫瑰	114
18. 灰色的逃脱	120
19. 爱情是场梦	126
20. 快乐与痛苦	133
21. 生活,是个广阔的空间	138
22. 温柔的复仇	147
23. 图纸丢了	152
24. 大众的话题	159
25. 为了告别的聚会	169
26. 亲情	181
27. 带辩论的家宴	200
28. 婚姻是场骗局	206
29. 自我感觉	239
30. 海水又苦又咸	254
31. 被亵渎的婚床	263
32. 隔着生与死的界河	283
33. 离婚,其实是一种解放	291
34. 时务	295
35. 醉里乾坤大	303
36. 有钱的时候却没有了爱情	310
37. 神秘的“飘”	317
38. 莫名的悲剧	322
39. 大房子	329
4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332

1. 从无路的时候开始

那个早晨没有太阳。

凌扬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忽然感到好像到了太空里。身子轻飘飘的，有些失重的感觉。没有抓手，无论抓到哪里，都是空的。

不必去上班了。没班可上。不是失业，不是被裁员下来的，而是自愿。一纸辞呈。本来前途挺光辉灿烂，可是让他自己给“结束”了。

老妈探头探脑了一会儿，还是走进来。伸手摸摸小儿子的头，不热，便说：“别上火，啊！”

凌扬苦笑了：“我没火可上。”一扬手，用胳膊挡住眼睛。眼睛里，有泪流出来，他怕老妈看见。男人有时候心里很软弱。

那个早晨，这个家失去了多年的平静，都为凌扬。

老爸气得胡子直撅：“不孝哇，你真是不孝哇！这么大了，还让老人跟你操心！”

大姐凌风也在一边跟着添乱：“你怎么能这样？工作啊！那叫一份工作啊！国营的！你大学毕业，才有这么一个铁饭碗，你却扔了！往后咋办啊？没工资了，没劳保了，没公费医疗了，万一你生了病……”

凌风自幼儿就很关心弟弟，对于弟弟的这个错误的决定，她简直痛心疾首。

“生了病咋的？若是小病小灾儿，我自己花钱治。若是不治之症，

公费医疗也救不了我。”凌扬闷声闷气地说。

老爸换上他那套藏蓝色毛料的中山装，一派庄严，拄起手杖就往门外走。他已经退休，享受司局级待遇。虽然不上班了，可工资拿得比上班的人还多。他从心里感激共产党，觉得共产党对他不薄。平日在家，一向散淡，一身体闲衣服，戴一顶医生的小白帽，却也别具特色。没有大事，他不穿那套料子服。

“爸，你干啥去？”凌风觉出了异样，不由问。

“我上凌扬他们单位，找他们领导去！”

凌扬腾地从床上跳起来——跳到坚实的地上，不再有失重感——急忙上前拉住老爸：“爸，你别去！你去也没用！”

老爸力气很大，掀开他的手：“我要去对他们说，我为革命工作多年，不许他们对我儿子这样！”

“他们对你儿子咋样啦？人家又没赶我，是我自愿的！”凌扬说。

“那你就是傻，傻透腔儿了。别忘了你先前在街道小厂，做梦都盼望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要不是上了大学，你能有这份工作吗？有点儿本事就狂了，傲了，不知道自己姓啥了！”老爸把手杖敲在地上，嘭嘭响。

凌扬不愿意再说什么，他不想惹老爸生气。可倔脾气的他，主意一旦定下来，就不能更改了。现在就是厂里八抬大轿来抬他，他也不回去。

“好马不吃回头草。”

凌风恨他，是恨铁不成钢：“你怎么老当热血青年？你就不能平静平静、冷却冷却？”

“不能了，除非是死。”凌扬说。心里话儿，生命嘛，怎么会平静呢？怎么会冷却呢？

“你这样下去，会摸不着饭门。那时候，我不会帮助你的。”凌风简

直有些居高临下。也是，她生活中没有什么波折，稳中有升，自我感觉一向良好。

“记住，我就是要饭，也不会要到你的门下！不出几年，我要有自己的楼房、自己的汽车、自己的产业！”凌扬对姐姐说话可决不忍气吞声。从小儿就惯了，他不叫哥哥姐姐，而是直呼其名：“凌风”、“凌波”，以示他的平等精神。

“啧啧，幻想狂，乌托邦。你应该脚踏实地。”凌风反唇相讥。

“跟你说，我现在是前所未有地脚踏实地。我是我自己了，不再是一个处长。用不着扮演什么，我不用看别人的脸子，别人也不用看我的脸子。我要实实在在地干一些事。”一时间，凌扬又变得充满信心了。

哥哥凌波是稳健派，对于弟弟的选择决定从不说三道四。兄弟的关系比姐弟的关系好。

老妈说凌风：“你是嘬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坏事就坏在嘴上。”

凌风也知道这或许是弱点，可她控制不住。

老爸终于换下他那套“大礼服”，手杖拄得“嘭嘭”响，回他屋里生闷气去了。

老妈心疼儿子，一迭声儿地问：“我给你做点儿什么吃？”

凌扬忍着火气说：“妈，你让我静一静！”

老妈颤颤巍巍地关上门，退出去了。凌扬看见她那双眼睛饱含着泪水。他的心猛一颤，好像飞机降落的那一刹。

骨头像散了架子，他躺在床上。忽然，他呼唤自己：“凌扬，凌扬，你起来！你还是个男子汉么？”

蓦然，他起来了。对着镜子，望望自己。这几天不修边幅，络腮胡茬子青得使他看起来老了几岁。消瘦的脸。青春的棱角。痛苦有时

候很折磨人。

厂长的那双眼睛鼓鼓着，有些像金鱼。凌扬私下里就叫他金鱼。

早晨，凌扬穿一身天蓝色运动服，脚蹬洁白的运动鞋，在工厂门前的林阴道上跑步。手拿一本英语书。精神。潇洒。五月，空气清新，树是一片柔柔的绿。润得人的眼睛很舒服。

金鱼也在跑。确切说，是在蹭。他拉开跑步的架势，却迈不开大步，慢悠悠地往前蹭。

凌扬跑到他面前，冲他扬扬手里的书，算是打招呼，迅速从他身边跑过。

金鱼眼睛里透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恼怒。可凌扬还是感到了。

什么叫老了？这就叫老了！我年轻，我用青春做本儿。我保养好身子，怎么也靠过你！

这是北方一个著名的大工厂。每年都分来一些大学生。他们构成工厂里充满朝气的风景。

凌扬是重点大学毕业生，一表人才，能言善辩，在那群年轻人里很突出。他先前在工厂里干过，又有理论，很快就独立工作。提拔得也快，科长、处长、室主任……前途光辉灿烂。

可他偏偏不安分，一会儿提个合理化建议，一会儿提个国营老企业改革方案。有一回提意见，直冲金鱼而去，冲了金鱼的肺管子。

金鱼在厂领导会上大叫：“狂妄！这个年轻人太狂妄了！此人不可不用，不可重用！你看他，连走路都透着傲气。”

“那不是傲气，是朝气。年轻人嘛！”有人说公道话了。

一日，凌扬经过金鱼办公室的门口儿，发现自己呕心沥血写的工厂改革设想，洋洋万言书哇，却静静地躺在金鱼办公室的废纸篓儿里。

凌扬的手哆嗦着，把那万言书从废纸篓儿里捡回来，苦笑着对自

己说：“做个纪念吧。”

他突然意识到，不能再靠了。再靠自己也要变老了，变成金鱼。也会像金鱼那样“嗯啊”的，说话都拖着长声儿了。那不是很可怕很可悲的事情吗？人只有一辈子，没有二辈子。这一辈子，有限的时间长度，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凌扬在日记上写道：“所谓人生，就是做一件你想做的事情。”

也许就是在那一天，他下了决心，要写一份辞职报告。不干了！不受这上挤下压的气。一层要看一层的脸子。这种沉重的体制，牵耳朵动腮，运行起来如此艰难。为什么不单枪匹马去闯一条路呢？也许要杀一条血路，也许充满荆棘和乱石，可那毕竟是自己的。他相信自己，自己有能力去做成一件想做的事。

辞职书墨迹淋漓，贴在工厂的大门口儿。一时间，激起一场轩然大波。

人们都以为，这个年轻人疯了。要么就是太狂太傲，傲得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了。放着前途锒亮的工作不干，偏要显自己的章程。自己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儿？大锅饭养活大伙儿，养活了快四十年了。谁不乐意舒舒泰泰过日子，没风没险？

书记找他谈话，做最后的挽留：“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小伙子，可你不必意气用事。我们希望你留下来，大家共同做好工作。”

可凌扬摇摇头，坚定地说：“我主意已定，就不想更改了。”

书记用充满惋惜的目光望他，心里话儿：“这么好个年轻人儿，怎么就放着光溜马路不走，偏钻死胡同呢？”

凌扬走了，他的步子很坚定。他面对一个终点，也面对一个起点。想起鲁迅的那句很著名的话：“其实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此刻，母亲很忧愁地望着他，说：“扬，放着正经班儿不上，往后你可干点儿啥哩？兴许有一天，会混不上饭吃。”

凌扬淡淡一笑：“妈，工厂里的人也这么说。我说，混好了，干大的；混不好，上工厂门口儿来爆玉米花儿，卖茶鸡蛋。”

“那不白瞎了你这么个大学生？”

“妈，实话我没跟他们说。你以为我真想往不好了混？我想办个体研究所，让我的聪明才智别受到束缚，好好发挥。那才叫不白活一回！”凌扬笑笑，笑容里带些涩涩的味道。他那两道浓眉，雁翼似的向上挑起，充满年轻人的豪气。这是一个敢于创造、敢于梦想的年轻人。

凌扬去工商局办个体研究所的许可。

工商局的人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好像看着一头从非洲来的动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干个体的年轻人很少，偶尔有人为之，也被投以不理解的目光。

“有本金吗？”

“有。五千。”

“不够。最少得一万。”

“好，就一万吧。”凌扬点点头，没说二话。

开始回去张罗，筹措。

一个毕业才五年的大学生，手里能有多少钱呢？他知道爸爸手里有一些，可他不愿意跟爸爸去借。

从他记事起，就知道爸爸在攒钱。听妈说，爸年轻时候有两个梦想：有自己的地、自己的果木园子，自己开一间诊所。半个世纪过去，

他的两个梦想都成了泡影。可他仍旧固执地想成为有钱人。

当医生，拿的是全医院最高的工资。本来可以生活得滋润些，可他却固执地把每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存进银行，以备不时之需。他说：“到啥时候得留两个过河钱儿。”

为了攒钱，他舍不得穿好衣服，舍不得下饭店。

凌风便笑他：“爸，你简直成了老葛朗台，守财奴。可你想想，人活着就是为了攒一大堆纸票子吗？”

爸爸不说话。可他照旧是攒，固执地攒。没人的时候，他便悄悄地摆弄那几个存折。远看，近看，好像欣赏什么艺术品似的。

钱是他的命，他的血，他的精神支柱。当然不能跟他去借。

凌扬转了几个地方，找到最好的朋友、同事，总算是凑足了另外的五千元钱。

基础资金有了，跑工商，跑税务，盖那一个个没完没了的章。有时候仍会遭到白眼。凌扬忍气吞声，心里暗暗地说：“不出五年，我让你们仰起脸看我！”

“凌扬，信！”凌风扬扬手里的信封。

“哪儿来的？”

“个体劳动者协会。”

凌扬迅速地接了那信，低着头，走回自己屋子里去。

他不愿意看见凌风那谴责的，甚至带些嘲讽的目光。

凌风呢，老想找凌扬谈谈，劝他不要再这样下去了。可凌扬根本就不听她的。

凌风长长地叹口气。她现在是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人各有志。为什么诸葛兄弟不在一起，而各在一方。虽是兄弟也不能勉强啊！

凌扬回到屋子里，拆信阅读。原来是一个开会通知。

一种归依感。毕竟还有个地方招呼他去开会。过去在工厂里，一听说开会就心烦；可如今，一听说开会倒挺亲切。不再有那种太空失重感，飘来飘去，没有抓手似的。凌扬知道自己，表面上挺刚强，可骨子里还是很软弱的。只不过他善于用刚强来掩饰软弱罢了。

凌风轻轻地敲敲门。她站在门口儿，神情忧郁地看着凌扬：“凌扬，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谈什么？”凌扬不由自主地皱皱眉头。

“关于你，还有你的选择。”

“不行，我没工夫儿。”

“你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刚愎自用了呢？”

“我长大了，我是我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不能再听你的摆布！”

“如果你的选择错了呢？”

“错我也认了，不用你管！”凌扬的火气变得特别大。他“砰”的一声关上门。门外，隐隐传来凌风的饮泣声。

“哦，姐姐！”凌扬心灵深处，似有大提琴的低音弦轻轻一颤。

从小儿，姐姐对凌扬就格外好。

国庆节晚上，姐姐带他去看焰火。他走不动了，姐姐就背他，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背回家。第二天，姐姐累得昏睡了一天。

每当他过生日的时候，姐姐哪怕饿饭，也要送他一件像样的生日礼物。“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姐姐没有下乡。可在城里没有工作。爸妈又整天吵。十几岁的她，觉得活够了。有一天，忽然吞下一大瓶安眠药，盖个白单子躺在床上，要自杀。被他发现了，哭着嚎着，送到医院去抢救，才算保住姐姐一条命。可他那张因为惊吓而变得苍白的脸，整整地肿了一个星期。